

妻寶大丈夫(上)

2018/04/03 Tue 22:00

個人分類：自娛不娛人

【一】

初秋時分，拂入江北永寧城內的風已帶沁冷秋氣。

但不管那風多冷多涼，今日，掌著江北最大糧油雜貨行「太川行」、為人高深莫測且奸險狡詐，兼之泰山在面前崩塌都不會眨一下眼的游家秀大爺游巖秀，卻被這一縷秋風吹得衣袍濕透。

他內心冷到直顫，急到渾身爆汗，俊到沒天理的面龐扯開一記淺笑。

「禾良，別怕，『杏朝堂』的老大夫很快就能請來，妳再忍忍，別怕，不會有事的，我在呢。」挨在榻旁，他握住妻子一隻柔荑，大掌不住撫著她汗濕的額面，他嗓音輕柔，杏目更是柔到幾欲滴水。

顧禾良深知他心性。

他們說好要作一輩子「顧來顧去」的夫妻，他顧惜她，所以不敢將焦急佈在臉上，她也要顧惜他，即便真的很疼，疼到她臉色慘白，細汗如珠，仍下意識朝他微微揚笑——

「我知道會沒事的，上回曜兒出生，也是這個樣子的，會沒事啊……」

她已懷胎近十月，身子重了，隨時可能發作，這是她的第二胎，原以為一回生、二回熟，比起頭一回，這一次能較淡定對付，豈料她今早在前院那兒沒留心腳步，下石階時自個兒絆倒，不僅崙了腳，肚子也痛起。

剛出門往「太川行」會館的游巖秀立即被老管事德叔派人追回來，饒是他這位游家大爺再如何沒心沒肺沒天良、我行我素我最威，遇到妻子出事，也是要驚得三魂七魄皆移位、五臟六腑全倒裝。

淵霞院的內寢房，幾名僕婦和婢子來來去去，聽從經驗老道的老穩婆指示，備來一盆又一盆的熱水、成疊的乾淨巾子和利剪等物，這名年近古稀的老穩婆是永寧大城裡接生的第一好手，當初游老太爺尚在世時，就曾重金請她這三人一組的人馬過府，替孫媳婦禾良接生第一胎。

只是這第二胎痛得太急，老穩婆伸手探了探，急聲道——

「破水太快洩得急，陰底卻未開，得催生了。藥來！」

隨老穩婆進屋的兩名壯婦助手立刻將一旁小爐上煎好的藥汁端來。

「且慢！」游巖秀面色陡沈，一把擋住那碗準備送到禾良嘴邊的藥汁，厲聲問：「這碗催生藥下肚，可是有血崩之慮？」

老穩婆抬起細小雙目，面對質疑，蒼老嗓聲毫無遲滯地答道：「女子生產本就兇險，夫人今又遇意外，子部宮水洩出，玉戶卻無動靜，若不下藥催生，待宮水盡洩，胎兒難保。依女子體質不同，此藥或有血崩之慮，但老身必盡力保夫人安然無虞，秀爺請讓開。」

「等等！什麼叫『盡力』？那表示妳並無十分把握了？」游巖秀如護雛母雞般擋在妻子身前，眼刀鋒利。

「秀爺，再遲些，胎兒恐有危險，不催生不成。」老穩婆根本沒在怕，跟她有交情的是已故去的游老太爺，不是眼前這瘋急了還想裝鎮定的秀大爺，誰擋著她的道，她跟誰急。

「將秀爺請出去。」她這句話是對兩名粗壯女助手說的。

當年老穩婆頭一次替禾良接生時，就曾將急得如無頭蒼蠅的游大爺轟出內房過，她不介意再做一回。

這一邊，禾良拉拉丈夫冰涼涼的手還想說些軟話，未料兩名壯婦助手二話不說放下藥碗，立馬上前要把游巖秀強行帶開。

這還得了？！

內房中馬上演起全武行！

兩壯婦都練過一些拳腳功夫，游巖秀也不是省油的燈，一時間當真雞飛狗跳，兩名婢子趕緊撲去榻邊護著自家主母，一名小婢機靈地衝到外邊報信。

砰地一聲，混亂間那碗剛熬好的催胎藥汁被掃落地面！

「你——」老穩婆氣到臉色鐵青，指著游巖秀正要開罵，就在此際，伴隨著腳步聲，一道徐和沈穩的女嗓傳進內寢房——

「用針灸之法催生，可去血崩之慮，我來助妳。」

進來的是一位年歲甚大的瘦小老婦，儘管髮為銀絲，面上皺紋無數，身形卻不見絲毫佝僂之態。

老穩婆與瘦小老婦一對上眼，心中陡凜，知道是個有本事的，且眼下確實得將產婦放在頭一位，遂不理發瘋的游大爺，對瘦小老婦頷首致意後，將心神完全放回顧禾良身上。

這一邊，跟在瘦小老婦身後一塊進房的是一名身懷六甲的俊娘子，這位俊秀的男裝麗人對瘦小老婦恭敬道——

「多謝姥姥。那就有勞姥姥看顧禾良妹子了，孫兒知道該怎麼做的。」

「嗯。」瘦小老婦淡淡應了聲，筆直走向榻邊。

游巖秀白著臉喘息，舉步也想走向妻子，沒想到身後的男裝麗人兩下拍手聲陡響，兩名完全是生面孔的武婢衝進內寢房，出手極快，一人一邊架住游巖秀的胳膊，硬生生將高大的他拖將出去。

「終於清靜。」、「清靜甚好。」兩位老人家互點了點頭。

又一波疼痛襲來，禾良疼得呼吸促急，心裡牽掛自家男人卻是無能為力了。

一隻枯乾但溫暖的手輕撫她的臉，她看到老婦面容和煦，朝她淺笑著——

「無事。莫驚。專心想著自個兒和孩子，如此便好。」

「嗯，謝謝……謝謝姥姥……」

禾良心頭大定，雖仍疼著，眉心已不糾結。

兩名武婢是瘦小老婦的女隨從，她們一路從江南的平野聚落而來，來訪目前已嫁作游家婦的原「廣豐號」主事人穆容華。

瘦小老婦是穆容華的親姥姥。

老人家在婦科上多有鑽研，穆大少當初私奔時，曾帶著自家男人訪過老人家位在平野聚落的浣清小築，那時姥姥就對一向有落紅不止的毛病的她說過，待她身體調養到真懷上娃娃了，老人家會親自來為她接生。

今日姥姥甫抵江北永寧，恰遇游家大宅裡鬧得亂七八糟，穆容華哪裡捨得情同手足的禾良妹子受罪，連忙跪求姥姥出手。

而被強行拖出的游大爺完全「發瘋」了。

總之關心則亂，事情一但牽扯到妻子，要他冷靜簡直比緣木求魚還難。

老穩婆他都要處處質疑了，突然闖進一名陌生老婦欲對妻子動手，還不讓他在妻子身邊守著，他不瘋掉才怪。

兩名武婢不敢下重手，擋得越發辛苦，游家的管事和僕婢們全愁著一張臉，不知幫哪邊才對，然後「救世主」終於現身——

「大哥，你冷靜點，嫂子不會有事！」

游家珍二爺從碼頭區快馬趕回，去碼頭通報的小廝把事兒都交代齊全了，而他一進門，家裡僕婢更把最新進展迅速報上。

「那位是咱們家姥姥，很厲害的，嫂嫂一定生得好！」

游石珍一出手，以一敵三，兩下輕易便化解掉兩名武婢與游巖秀的糾纏。

但游家秀大爺被徹底惹爆，反手揪住自家珍二爺的襟口。「咱們家哪來的姥姥？你沒有，我沒有，大家都沒有！」

「穆大少就有！」游石珍噴了句回去，結果……就挨揍了。

俊美大魔兄從小揍他揍得順手，他想他長兄如父，再想自己一向皮粗肉厚經得起打熬，常是乖乖受著絕不還手，但這次不行。

他頭頂和下顎各挨一記拳頭後，瞥見他家穆大少原本立在一小段距離外盯場，此時見他被大魔兄狠揍，人已往這兒過來。

「別過來別過來，站遠點兒啊！」他架住大魔兄的進擊，衝著穆容華大喊。

「不肖子啊！」急怒攻心的游大爺以為珍二爺是衝他喊，頓時更瘋。「老子怎會生出你這麼一個不肖子？！」拳頭再度卯下。

「大哥你清醒清醒啊！」游石珍嚷著要游大爺清醒，卻是手刀一出，對準兒地方劈落。

游巖秀的拳頭成了空揮，他後頸一疼，人便被劈昏過去。

待自家珍二爺將亂鬧一陣的秀大爺扛上寬肩，準備送走，不僅穆大少鬆了口氣，圍觀兼圍堵的管事與僕婢們紛紛有膝軟脫力之感，幾個上了年歲的老僕還扶柱坐下，直接坐在長廊台階上喘息。

忽地，淵霞院的內寢房裡傳出一聲響亮亮的娃兒啼哭。

「哭了哭了！是哭了呀！」、「生了生了！是生了啊！」、「老天有眼！老天開眼！嗚嗚嗚，咱也要哭啦！」、「秀爺生了啊！還哭了啊！秀爺您聽見沒？！」

游巖秀沒聽見，聽不見，像袋米糧般被上肩扛走。

娃兒這呱呱墜地的美妙天籟第一次響開，瘋到合該被劈昏的秀大爺完全錯失體驗的機會。欸，悲慘啊……

* * *

入夜，近亥時，游巖秀醒在自己淵霞院書房的羅漢榻上。

頭一回對兄長「忍無可忍、無需再忍」的游石珍正席地而坐，背靠榻腳，懷裡挾著一隻肥娃娃小聲打商量——

「兄弟，這回你得幫我擋好，你爹醒來了要是這樣這樣那樣……」一陣咬耳朵。「你就那樣那樣這樣……」再一陣咬耳朵。「咱倆合舟共濟，定能遇難呈祥、化險為夷、關關難過關關過、過……呃，老大……呵呵，醒啦？」游二爺察覺身後羅漢榻上有異，求生本能驅動，起身已先跳開一段距離。

「我……」游巖秀坐起，一掌揉著發痛的頸後，立刻記起所有事。

見大魔兄狼厲抬眼，游石珍頸後發涼。

他僵硬咧笑，露出兩排白牙，忽地一串快語——

「這位大哥小弟這麼做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大哥要體諒啊！啊對了曜兒這麼晚還不睡就是苦苦等你這個爹醒來一起去找娘！既然大哥已醒那就換小弟去睡了哈哈

哈！」道完，他大步飛去將小小爺塞進大魔爹懷裡，瞬進瞬退，眨眼間已跑得不見人影。

羅漢榻上父子倆大眼瞪小眼。

但游巖秀沒空跟小小爺慢慢溝通，顧不得腦袋瓜還有些沈，他套上鞋，抱起兒子，踏出書房快步往夫妻倆的內房行去。

游大爺素來不喜僕婢近身服侍，以往未成親時多是自個兒動手，成親後有禾良為他打點，因此入夜後，淵霞院裡自是靜得很，待他大爺抱著小小爺進到內廳，才見禾良的貼身婢子金繡端了盆水走出來。

金繡陡然一驚，險些將水灑出。「呃……大爺您好啦？」不瘋了吧？

游巖秀死死望著她，嚇得金繡兩腿打顫，抖著聲擠出話來——

「夫人她、她在裡邊……還有小娃兒呀……那個……這個……您、您……」

游巖秀沒再理人，撩開厚簾子逕自進到內房。

房中已收拾過，鵝黃燭火盈滿一室。

榻上的人兒在此際亦緩緩掀睫朝他望來，那容色是有些蒼白，但落進他眼底比什麼都好看，那眉兒彎彎、秀眸彎彎、蜜唇也彎彎，那是在對他笑呢，看他這般可憐，對他很憐惜很憐惜地笑。

他拖著腳步走去，明明那麼渴望擁她入懷，此時腳步卻如千金萬金沈重，彷彿是因「近妻情怯」，也彷彿是怕眼中所見盡是虛幻、是他昏過去後的一縷遐思。

小小爺不給大魔爹抱了，踢著兩隻肥腿鬧著要下地。

小小爺被大魔爹「放生」，邁開小步伐撲到有香香娘在的榻邊。「娘！娘！」

顧禾良只得先顧著小小爺。

她輕捧孩子的嫩頰香了兩下，小小爺蹭開小鞋想爬到榻上，她探臂要抱孩子上來卻略顯吃力，是後頭跟來的丈夫托了孩子圓屁一把，小小爺「嘿啣！」一聲這才成功上榻。

小小爺一就定位突然定住不動，近近看著安置在內榻上的那坨「小東西」。

比他小小爺還小的「小東西」，有點紅通通的，好像嫩到一碰就會破掉的「小東西」。

顧禾良見一向活潑愛笑的小小爺動都不動，似連呼吸都小心翼翼，她正覺迷惑地望向游巖秀，他游大爺卻直接跌坐在榻上，上身一傾，腦袋瓜已無力支撐般埋在禾良頸窩。

「秀爺？」察覺丈夫身軀微顫，顧禾良輕握他的手，立時被他一把反握。

「禾良……曜兒跟他爹一樣，都被嚇到魂不附體了……」游大爺似歷經九死一生的語調幽幽盪出。

他適才也覺兒子古怪，可想想便明白——

小小爺奸險狡詐、青出於藍，擅於見風轉舵又見微知著的，白日院子裡亂成一團時，丫鬟和嬖嬖是把他帶開了，但以他小子的「才幹」，定然覺察到大宅裡氣氛緊繃，爹和娘都不對勁兒。

顧禾良心疼地歎了口氣，暫時由著丈夫這麼賴在她懷裡。

她騰出一手去摸小小爺的圓圓腦袋瓜，柔聲道：「曜兒要摸摸看嗎？這是妹妹啊，娘給曜兒生了一個小妹妹，曜兒喜歡嗎？」

當禾良提到「妹妹」的同時，游巖秀禁不住蹭著她的頸窩轉過頭去看。

他內心本來古古怪怪生出排斥之感，才會進到這房裡都一段時間了，卻完全沒想探頭去看娃娃究竟是圓是扁，畢竟一想到娃兒，腦中直接就是禾良「可能難產」、「可能血崩」的可怕事……

但……竟然是隻女娃娃！

唔……猛一看竟有妻子的五官模樣！

仔細再看，越看越像！

游巖秀倏地坐直，探身過去將小小襁褓抱進懷裡，怕自個兒的披頭散髮要弄到娃娃，趕緊騰出手將微紊的髮絲撥到耳後，細細端詳起女娃兒來。

正在漸漸恢復「正常」的小小爺不依了。

他跳著站起來，攀住大魔爹一隻健臂。「是曜兒的，曜兒先看的，爹不看，爹看娘娘，妹妹給曜兒看——」如今的萬金小小爺已不可同日而語，不僅走得穩、跑得快，還會說很多很多「很清楚」的話，不再嘰哩咕嚕需要用大智慧去猜。

「誰說老子不看？我家閨女兒，當爹的自然得看個夠！」游大爺噴了兒子一句，兩眼再次黏回閨女兒那熟睡的、紅嫩嫩的小臉蛋上，越看心裡越喜，哼聲道：「還好生的是個閨女兒，如果是個渾小子，把妳娘害成那樣，老子此時非揍到妳小屁開花不可。」

「秀爺啊……」顧禾良小小無奈。「是我自己不好，算得上足月了，走路行動什麼的自該留心些，是我讓孩子吃苦，不是孩子害我。」

游巖秀撇撇俊唇沒駁話，收攏雙臂緊了緊懷裡的「小東西」之後，他終於把女娃兒還給小小爺，讓兩孩子安然待在內榻。

他挪坐到榻尾，揭開一小塊被角去探看妻子的腳。

顧禾良道：「無事的，僅是腳筋崙了一下，都上過藥處理妥當了。」

那弄傷的腳踝果真較白日時候消腫許多，瘀血已被推開，應無大礙。

她又道：「穆大哥前兩天跟我提過，說她家姥姥這幾日將抵永寧，姥姥對婦科之症很有本事，也鑽研出許多妙方，要我屆時隨她一塊兒請姥姥診脈，確保一切無事才好……未料姥姥今日登門來訪，我卻把自個兒給跌了，也幸得她老人家今日來訪，秀爺……我沒受什麼苦的，姥姥用針幫我灸藥，一下子就催動了，再加上老太爺信賴的那位李婆和兩位助手產婆，我就配合著，疼沒多久孩子便順利產出，之後姥姥還幫我推拿腳踝，將瘀血逼出……」

游巖秀輕捧她的傷踝低頭親了親，再替她蓋回錦被，慢幽幽道——

「我會備重禮去道謝。」

是他「發瘋」了，合該被趕。

但如果事情重來一遍，他應該還是會照樣「瘋掉」，畢竟妻子是他的心頭肉，真出什麼事，他受不住。

蹭回妻子身邊，見折騰到深夜還不肯睡的小小爺一隻肥爪搭在襁褓上，此時眼皮早就掩落，睡得小嘴微張，他也學兒子脫鞋上榻，朝妻子側躺而下，隔著被子將手擱在妻子身上。

顧禾良邊說著話，邊從內榻靠牆那兒拉來一床小被，把兒子和閨女兒蓋得妥妥貼貼，甫弄好，丈夫也挨著她躺下。

她欲掀開身上被子蓋住他，游大爺卻道——

「禾良乖乖的，別動，讓我抱抱妳。」

他低聲的請求讓她心頭髮軟，遂靜靜由著他摟抱，心想今日也夠他心累，此刻夫妻倆能有這恬靜時分，實得感謝上蒼眷顧。

好半晌，就在禾良以為丈夫同兒子一般累到睡去，游大爺再次出聲——

「禾良，我曾說過的，我跟著妳。」

兩年多年，她出意外遭人挾走，好不容易平安返家後，又是游家老太爺仙逝，在那時她曾試圖跟丈夫談，談那些只要是人就必須面對的生離或死別。

如果哪天我先走，不能繼續顧著你，沒能陪你到最後……

她記得自己當時對他說的。

更記得他不聽她說完，只平淡沈靜卻無比霸道答她——

我跟著妳。

此際，她再次聽到他這麼說，心口猛顫，眸底已濕。

他就是這麼狠的人，把命堵在她身上，她好，他也好，她若出了事不好了，他會跟著她，跟她到天涯海角，跟她上窮碧落下黃泉。

游巖秀知道自己把妻子惹哭了，他一顆心也被澆淋濕透，既熱且痛。

「禾良，不要丟下我……」他好可憐地說。

攤上他這樣一位大爺，顧禾良真真無話可說，是她自個兒選的呀。

她從被窩裡蹭出半截藕臂去攬他的頸，兩張臉抵得好近，她柔軟歎息——

「秀爺在那兒，我便在那兒，瞧，娃娃都有兩隻了，這輩子……總得對秀爺負責到底啊。」

「嗯……」游大爺繼續用很可憐的聲音哼著，不等妻子再湊近，他俊顏微挪，下顎輕揚，含住那甜美甘潤的唇瓣，可憐兮兮地索吻。

這一夜，剛生產完的顧禾良就被急需「壓驚」的游大爺抱到天明，即便她後來累了、睡了，落在她臉上和唇上的吻，停都沒停。

